

明鑑紀事本末

新刊
明鑑紀事本末
卷之四
PDG

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立太皇太后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大學士

男

際第

訂

王振用事

大臣

訂

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于乾清宮時皇太

子方九歲卽皇帝位詔以明年爲正統元年秋七

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

旨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都督僉事振山西

大同人初待上東宮及卽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常以衛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張氏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填宣

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英宗正統元年冬十月。上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鸞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狀者

無殊擢

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士奇鄉里也溥怨謨論死士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比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因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旣售自是漸擴朝事

五年春二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鶴並直內閣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

葬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安得爲此言？吾輩老無能效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卽薦曹鶚、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

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工部郎中王佑爲工部右侍郎。振旣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睎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

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欺罔不法不報順王振黨也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爲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爲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已意且言振素問之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

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
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之。
十月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
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
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爲蹙然。乃命東華
開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
皆望風拜。振悅。械戶部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
璘于長安門。時以京城乏草。御用牛馬欲分牧民間。
言官劾其紊制。王振命械之。閱十六日得釋。以待郎

王佐署部事

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冲年踐祚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太監王振盜去太祖禁內臣碑洪武中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鉄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尚存至振去之十
二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徐晞爲兵部尚書時振權日

重。晞以語見擢。于是府部院諸大臣及百執事在外
方面俱攫金進見。每當朝覲日。進見者以百金爲恒
千金者始得醉飽出。由是競趨苞苴。乃被容接都御
史陳鑑。王文俱跪門俯首焉。振姪千戶山爲錦衣衛
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筵。

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鳴吻。詔求直言。初。張太后
旣崩。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
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時楊榮先卒。楊士奇
以子穆故。堅卧不出。惟楊溥在朝。年老勢孤。繼登庸。

者悉皆委靡。于是大權悉歸振矣。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勤聖學以正心德。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核以篤吏治。慎刑罰以彰憲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下獄。初王振憾球阻麓川之師。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會球疏上。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蓋詆公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而球疏

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諱。乃逮璘及球俱下獄。振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携一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詎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埋衛後隙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尋得釋。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子鉞鉞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塋焉。小校盧氏人。故與耿九疇鄰。一日見九疇視其瘡。不類平時。曰。汝得無疾乎。校具以實告。

且曰馬順將舉事密語我曰今夕有事汝當早來至則使懷刃相隨迫于勢不得不爾比聞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摔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太監王振陷太理寺少卿薛瑄下錦衣獄誣死罪瑄素不爲振屈振斷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寃屢駁還之王文諂事振諧之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瑄

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初瑄既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成贖父罪，不許。將決，王振老僕泣于甕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亦在京師，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曰：「爲人師表而求謁中官可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善書。」

以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金綺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敬宗爲祭酒十八年。不遷。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尋釋之。王振嘗詣監。呵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衡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肆諸成均。時爲三械。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校。時勉校特重而竅鑑。請易之。時勉不可。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

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于
孫太后。太后爲上言之。始知振所爲也。命立釋之。
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錦衣衛鞠之得實。詔
磔于市。仍令內官出觀。乃知誹謗者訐振惡也。

九年秋七月。駙馬都尉石璟。晉家閹呂寶。太監王振
惡之。下錦衣獄。冬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獄。
時儼監收光祿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跪。遂得罪。戊
鉄嶺衛。

十年春正月。錦衣衛卒王永陰揭王振罪于通達。匿

此等勅文
真千古笑柄

其名。選校緝得之。詔卽磔于市。不覆奏。秋七月。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獄。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于法。牧馬官以譖太監王振。遂被逮。箠楚幾死。謫戍邊。併坐鐸私舉下于理。十一年春正月。賜司禮太監王振白金寶楮綵幣諸物。振姪林爲錦衣衛指揮僉事。賜振勅曰。朕惟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臣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旣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以